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始豐稿卷七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　理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庶吉士臣吳裕德

謄録監生臣范　墉

固不待論雍公魏公益公負經濟之術子壽兄弟窮性命之原其於字畫未必屑屑求工者今觀所書皆端穩深潤有法度臨學之士或有所未及乃知有德有言者於區區字畫亦不苟若是兵草之後舊物不多見宗愈以古人墨蹟而知寶藏之可尚也哉

題王伯昌頌赦崇明詩後

山東王君伯昌蚤以學行著稱及歸今朝擢為考功郎嘗被旨宣赦崇明賦近體一首屬和者自州尹劉君伯

始豐稿卷六

明 徐一夔 撰

題跋

題宋賢墨蹟

右宋人墨蹟一卷栝蒼吴宗愈之所藏也按而視之名相如虞雍公張魏公周益公道學如陸子壽文藝如薛道祖張温夫具在道祖温夫以善書名世其波磔之工

序而下凡若干人古者大夫交政諸侯有宴饗之設賔主獻酬則舉詩以明志故必習詩者乃堪使職君為朝臣頒恩下土乃自為詩以宣皇風暢德意新民之視聽職也而其守臣曁凡庶士又聮音繼響以答其意顧不美歟今君為邑海壖出以見示余善其得使職也識于左方

跋臨海張氏家譜

臨海張景素華年有才學值大朝蒐羅材畯雖寸長弗

桒景素遂以選為引進使暇日持其從祖父子通先生所著家譜一通示余且請論著夫家譜之設以明世次也昔之為譜者有用漢年表法者有用禮大宗小宗法者雖其為例不同而同於明世次也余觀張氏始宋迄元余既得以考其先德之懿復執譜嘆曰張氏在宋如諱亢者以鄜延鈐轄從范文正公收麟府之績如諱奭者以龍圖學士從文潞公預耆英之會又若諱埏者當靖康之亂從叅政謝克家與金人戰江上以死節聞其

他用進士起家紆青曳紫者亦累累而有可謂盛矣曁至於元求其能自見者殊寥寥然抑豈張氏豐於前而嗇於後耶徐而思之宗之盛非儒不用而元自混一之後當國之臣陰㢟南産之士雖有美材然皆老於山林之下莫能以自達以故然爾故譜之設以明世次也而善修者存其人始終顯晦之迹而時政之得失亦因以見焉古人有言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此其時矣景素尚勉之我毋俾前人專美宋世

跋廬陵段母墓誌銘後

廬陵段鼎翁篤厚人也取道錢唐而還謁余學館出學士宗公所著其母夫人墓銘見示且曰向在京師蒙公銘吾母且語鼎曰子過錢唐有徐大章者吾友也可與言文事其以吾所著銘示之吾用為先容以求見余受而誦之至再以謂凡銘以發潛德欲其傳也學士之文在穹壤間其必傳也無疑亦夫人之行有以起之也何也學士之言曰夫人有二子長已出次他出夫人撫育

如一體人見二子綵衣雙舞夫人之側不知其為異母子嗚呼可謂善述人之行者矣大凡女婦類多鍾愛已子於他母所出或奴視之史冊所載如晉王休徵母者固亦多矣䖍母獨能均愛為衆女婦之所不能為詎非懿行也哉此學士所以特筆書之以勸天下之為人母者也吾聞父母歿而不求名人銘是謂不孝鼎翁其可免矣若以余為可言文事而使之言則恐失之

題趙文敏公所書龍門三自省偈

隋僧智永字畫精妙嘗寫真草千文八百本散於江東諸寺其意蓋為學書者設耳近世吳興趙公亦以字畫名世其寫龍門三自省偈自謂無慮數十百本且曰願一切見聞悉皆成佛此豈專為學書者設耶二公一儒一墨所見不同如此必有能辨之者

跋危內翰所撰炬法師塔銘後

寶石山蓀師以臨川危公所譔炬法師塔銘裝潢成卷持以示余曰此危公垂歿之筆也其文揔若干字而點

竄又計若干字字大如蠅頭而兼用行草其孫於識其
後曰此文洪武五年正月十日先君子所作是月二十
又五日以疾終今以此文寄其徒秋巖昆仲用見先君
子之意於今為安慶府教授秋巖則蓀師字也予以此
本乃公未脫槀之文行草兼用且加點竄讀者難認取
今天界寺住持泐公所為行狀正其差訛命諸生方質
錄于槀本之後以便讀者且屬蓀師請善書者登其文
于石而以稿本留於山中使後人見公當垂歿之際其

文與字畫不苟如此公以文章翰墨名世著作既高而楷行草三體並臻於妙九世臣大家釋老寺觀穹碑短碣多出公手至於遐方裔壤得其片言隻字莫不寳以為玩當時號稱辭翰兩絶公凡為文既脫稿類皆楷書登石此文如其孤所誌去捐館之日十又五日爾盖以病僅克屬槁不及別書也因識於卷末以歸孫師八年十月

跋進馬圖

右進馬圖一人戴皮冠冠上懸赤丸一大如菽冠簷則緣文貝為飾穿窄袖袍袍用文綺為之縷金緣襴著烏皮靴靴様尖而直製若一字北向拱手立容甚恭肅蓋主進馬者一人拱手立於其後容亦恭肅袍靴同而冠不懸丸不緣貝必其從者也一人童顱辮髮而不加冠牽一馬而前其馬毛色皆黑自頸至髆墨瀋深潤如玄雲蒸雨獨鼻梁隆起而白狀若玉隴蓋白鼻騧也一人亦不冠童顱椎結而鼻加高牽一馬隨之其馬昂首長

鳴欲追前馬馬㴎身皆旋紋如用綖縲錢匀數可以枚數而貫蓋連錢驄也一人大暑如前牽一馬出於其後馬耳若批竹尾若擁篲兩蹄拏空而出欲追前馬牽者死挽之而力不能制面有努力容而馬之背則微赤自腹以下皆淺白色蓋赭白馬也相馬法曰彤白雜毛曰駁即赭白也此三馬者神駿之氣有一空九馬之意余締玩久之目眩神悸如見所謂天廐真龍者杭人有沈積中氏家蔵此圖暇日持以示余其籤題曰進馬圖余聞

古之賢君有獻千里馬者却之不知此圖模何代所進馬意其流傳人間亦不過好大喜功之具獨羡畫師運思之精寫人物如生亦一奇也爲誌於左方

書

與王待制書

前年冬執事自漳州被召纂修元史去年二月道過錢唐時僕亦自天台襄事而還天遂良覿解后於候潮門憧憧往來之地握手道閭闊外執事以使者催促之亟

僕亦不得從容聽教不勝怏怏分手之後僕以連歲奔播之餘生事寥落且有寒濕脚疾之苦遠適海隅覓一館穀之地聊用養痾旋聞文佩至京擢居次對之職與金華宋公同領摠裁之命歆豔歆豔今上甫草元命即取十四帝一百六十三年之事修成一代不刊之書所謂國可滅史不可滅者於今見之甚盛典也而執事拔自常調用稱其材然亦不可不謂之千載一遇去冬有人來自京云置局以來未踰一歲自元太祖至寧宗一

十三朝一百三十年之事悉已本據實錄修成上進局中秉筆之士或已授官或已還山去矣獨順帝一朝三十六年之事以無實錄可據分遣使者捜訪故都圖籍列郡文移有關於三十六年之政體者俱收並錄以備採擇足成一代之書邇者縣吏踵門傳致浙省官僚之命云朝廷以史事見徵蓋以此也且云執事以僕為善叙事薦之當路夫為揔裁薦人以預纂修此固其職向者道語之時執事不以僕為不材已欲引而置之纂修

之列僕固嘗敷露情實以辭之矣今執事又何為而有意於區區不材且病之人也竊嘗思之近世之論史者以謂莫切於日歷日歷者史之根柢也自唐長壽中史官姚璹奏請撰時政記元和中韋執誼又奏史官撰日歷日歷之設雖曰權倖用事姑以是為創稿之具其法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猶有春秋之遺法而起居注之設亦專以甲子起例蓋記事之法無踰此也往宋極重史事日歷之修必諸司關白如詔誥

政令則三省必錄如兵機邉事樞庭必報百官之拜罷刑賞之與奪臺諫之論列給舍之繳駁經筵之論荅臣僚之轉對侍從之直前故事中外之囊封匭奏下至錢穀甲兵獄訟造作凡有關於政體者必隨日以錄此日歷之所以不可忽也然又慮其出於吏牘未免訛繆或一日之差則後難攷定一事之失則後難增補此歐陽公所以猶慮日歷或至遺失奏請歲終監修宰相點檢修撰官日所錄事有隳官失職者罰之其於日歷慎重

如此日歷不至遺失則後日會要之修取於此他年實錄之修取於此百年之後紀志列傳取於此此宋氏之史所以為精確也僕之所陳固執事之所熟知有不待於贅說者而僕自有知頗識元朝制度文為務從簡便且聞史事尤甚疎畧不置日歷不置起居注獨中書置時政科以一文學掾掌之以事付史館及一帝崩則國史院據所付修實錄而已尚幸天歷間詔修經世大典虞公集依六典為之一代之典章文物稍備其書止於

天歴而其事則可備十三朝之未備前局之史既有十三朝實録可據又有經世大典可以參稽一時預於纂修之士凢若干人餘人雖不盡識如胡仲申陶中立趙伯友趙子常徐大年輩又皆有史學其成此十三朝之史不難矣今夫順帝一朝三十六年之事既無實録可據又無參稽之書惟憑採訪以足成之竊恐其事未必覈也其言未必馴也其首尾未必貫串也雖執事高材卓識提綱挈領有條而不紊有如向之諸公或受官或

還山既各散去而欲不材且病如僕者承乏於後誠恐不能化臭腐為神奇以副執事之意有司不容見辭逼上道舟至嘉興驛賤疾大作行步不前謹令侍生奉狀上達左右乞賜矜察言之當路別求有史材者成此盛典不備

表

代杭州衛徐都指揮使謝賜公田米表

臣某欽奉八月二十二日聖旨增賜臣公田米若干石

臣某謹奉表稱謝者臣伏以恩數稠疊寵命焜煌揆分則踰盈顧己則踧踖臣某誠惶誠懼頓首稽首臣念自童年遭逢聖主遂荷撫育至於成人忝備使令列于侍衛驟膺方面之寄未有毫髮之功厚之以常禄之頒益之以公田之賜既榮且富雖喜實驚心每愧於素餐恩復出於異數縱竭駑力難報主知茲葢伏遇陛下量包八紘如天地之葢載澤及萬物如雨露之生成有若單微亦勞眷注臣惟當愈加恪慎勉務公勤庶殫螻蟻之

忱少効涓埃之補無任感恩戀闕之至謹奉表稱謝以
聞

代兩浙李運使謝恩表

臣某欽奉聖旨除臣兩浙轉運鹽使司使臣某謹奉表稱謝者臣伏以聖恩下被寵耀有加拜命若驚臨職愈懼臣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臣自揆踈賤幸遭聖明嘗忝備於使令遂蒙任以轉運自淮遷浙已經五載之餘由初及今未有一絲之補常懷兢惕每賜優容詎意乘

老之年超授三品之秩寵之已至分則實踰茲蓋伏遇
陛下量包八紘若海涵而春育澤及萬物如天施而地
生均囿大造之中獨荷曲成之賜臣惟當堅持晚節恪
謹官箴式殫方寸之忱少効涓塵之報無任感恩戀闕
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祝文

初至杭學謁先聖祝文

維洪武五年歲次壬子九月朔越二十八日試職杭州

府學教授徐一夔敢告于大成至聖文宣王一夔年逾五十於道未聞更化云初聿興學校叨典教事為國育材牖導之方未獲其要尚資神化相于有成

再至杭學謁先聖祝文

維洪武七年歲次甲寅正月朔越二十有一日實授杭州府學教授徐一夔敢昭告于大成至聖文宣王一夔忝領兹學月僅及朞召命有臨俾預史事邃遠聖範有惕于衷竣事而還是用盥薦神其陰隲底于有終

祭文

祭馬生公著文

維洪武二年歲次己酉三月朞朔又朞日老友徐一夔謹以清酌之奠祭于公著茂才之靈曰惟子蚤歲質茂氣昌而父詔子延我錢唐闢館處我三閱秋霜時方多難兵動宇疆幸安于隅式遂向方子之自勵如淬而剛其精于業日就月將克副父志允惟其良後余別去游秀之庠子有家釁荐至披猖念子于學若畬就荒間一

相過視我篇章詞旨粲然有加于常知子之志不懈益强假以歲月其進曷量大兵之歲我欲子旁庶幾相依以免厥殃道既阻矣遂觖所望竟蒙網羅迫起蒼惶我來別子子居甫康欲解我憂酌以酒漿言餞于滸于是參商我至于京給事文坊傳言海隅有肆于狂意子之家避必以航是年之冬東人來王有自越者及子甚詳云子客死虞江之陽其時聞之驚我中腸出哭長千有悲未嘗去年之春我罹父喪懇懇上請許還奉襄去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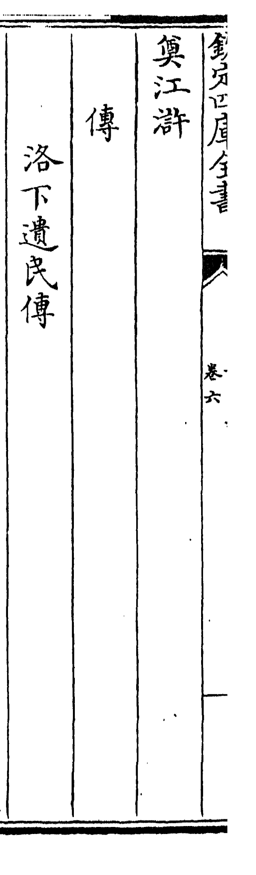
匍匐返也勔勦薄言往奠蹉跎未遑友教之誼豈其或忘茲闓即幽始來執觴嘻孰不死子獨可傷妻子在室父母在堂向也聚哭今也異方豈時適然抑數之當矢辭及此重為涕滂

祭伍子胥文代浙省官作

惟神昔在于吳以忠而隕廟食茲山用昭素憤神氣不磨頀潮出没白馬素車尚見彷彿惟皇御宇有嘉其忠申勑守吏歲祀是崇潔茲牲醪薦于神所庶其來歆永

傳

洛下遺民傳



余游虎林蓋嘗登於伍大夫之山而望焉見夫山川迴合城郭宏固邑屋鱗次嘆曰由宋涉元休養生息其盛極矣自罹兵燹于茲二紀其殷庶之積視他郡縣猶盛夫豈無瓌偉不羣之士雜處里閭而不自衒者安得見之以寫我憂下至山趾見有一士長七尺餘戴古冠巾

穿白練袍色如雪束黄絲絙齊曳地目瞳子烱然風約
踈鬚洒洒可數行通衢中高視闊歩世俗莫能涵余甚
異之而未敢即也從其所之前遇高丘輒躡屩而上仰
而若吁俯而若思歌曰陟彼高丘兮面彼圻矣維谷則
崇兮陵則夷矣代有禪續兮罔測其微矣彼淪以胥兮
而我則遺矣西山之人兮吾將從之歸矣莫測其所以
余揖而問之曰先生為誰瞪目熟視余久之徐曰我洛
下遺民也安用問我為余不敢詰謹識之他日見汝南

生以問馬生曰此吾故人程彥澤君也君蓋河南先生純公之後其大父嘗為言官至元大德之間以直道著君少有氣節高自稱許欲樹立奇勳名恒自誦曰夫人具性命道德之蘊通天地萬物之情達禮樂刑政之用充而大之使民與物不失其所是乃天職不然是自棄爾夫欲有為要必為天子輔相乃可此外不足盡力復自嘆曰嘻有命焉自古有志之士其不能致者蓋亦多矣縱能致之不如伊尹之於湯傅説之於高宗諸葛孔

明之於蜀先主亦具臣爾然又自度上不繫於天下不繫於人而能有功德及人獨惟醫爾然我亦不喜為世俗醫僥倖射利必為神醫其立志如此其後游於五湖有葛先生者以醫鳴其術甚神先生已人疾死可立起五湖間人稱為神醫君聞而喜曰是真吾師也乃營紹介為先容先生不許曰吾術不以與庸夫君弗為沮一日躬執贄幣詣先生門下求見以刺通先生素傲睨不即出見稍攬衣起從戶隙窺君見君神采煜然曰非庸

夫也是能昌吾道者遂出見盡以其術授君故君爲醫

大類葛先生會天下大亂君擇地避曰虎林地大人衆

易以淨沒故來居焉方是時專制方面者多自官人有

薦君者輙避去曰我何可汚我何可汚未幾今天子草

元命向之有官者不問仕輟悉就遣而君夷然如常時

方自詑曰吾故民也吾故民也因本其所自出稱洛下

遺民云汝南生陳君翰也嗚呼世有斯人哉吾恒記幼

時讀詩見詩人敘述武王克商時事其稱有曰殷士膚

敏裸将于京第曰帝王草命大率然爾不知其為悲也及夫運去物改親見其事始三復而悲之曰嗟乎士固有如此者今程彥澤氏當亂世在衆人中而不同於衆人卒能自全其道哆然以遺民稱若欲自附於古之賢人者不其偉歟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誰毀誰譽今去孔子雖遠若遺民者亦其人也吾何言哉吾何言哉

無辨野人小傳

野人計姓子常字糸出越大夫然然仕越稱材大夫嘗登封禹山籌其國事至今人號其山計籌越既滅子孫散處浙河東西故今浙河東西凡計姓者皆其後也野人姿樸茂稍涉獵傳記嘗從州祭酒司俎豆事又從州大夫治簿書事頗見謂材敏遭時多故去居禦兒溪之陽不巾不襪作野人狀與農夫田父雜處居久之農夫田父見其無他技能聲勢私竊議之曰彼夫也儒生耶其言不文文法吏耶其行不刻農夫田父耶其生産作

棻又不我若果何人斯自是甚易之語言稍忤至或噬之詈之野人皆直受之不報有與野人厚者反不能平謂野人曰若瘖耶胡不與辨野人曰吾固欲逃名而未能者也何辨之有其不與物競類如此人皆稱之曰無辨野人遂用以自號云賛曰昔者文中子教授河汾之間弟子有問止謗者文中子曰無辨葢辨之文言在兩䇂之間兩罪相訟也故辨則謗增不辨則謗息止沸以水之法爾斯人也溷迹田里自同於野人是不欲以皎皎

之名聞於人者顧肯效市井之人較是非黒白於口舌之末以為能哉吾以其人得處屯之道著之于篇

周處士小傳

處士諱德驥字仲良姓周氏其先汳人四世祖詢從高宗南渡僑居杭之新城其後遂占籍焉處士姓至孝其父蚤世事母備至起居飲食惟母意是適無纎毫忤依戀其母則若嬰兒然候母所常止處輙取書從傍讀少出而返母或不在常所則顉為之蹙必見乃喜家貧試

吏他郡資其禄以養母俄病不樂在他郡時方尚吏公府掌文牘者權侔上官非有勢力援引不可致處士無所顧惜輙謝去奉其母還鄉里母病稍劇彷徨營救弗効夜輙向天而禱願減己壽以益母壽一夕見有神人手執蓮花告之曰不必爾也爾誦法華經六十部則爾母差矣法華經佛書也處士躍然以喜曰吾母生矣用神言持誦惟謹至正之季張氏據姑蘇擅爵禄之柄能富貴人或勸之仕處士斥之曰子不知我我非受偽署

者乃去隱桐廬山谷中卒至不汚其歿也大夫君子或誄之曰孝以事親廉以律已哀哉若人為世之軌處士有子昉亦以行誼稱贊曰仲尼之門言孝莫如閔損氏及季氏使之仕則謝絶其使至欲去之汶上訶非孝者而行之祖不肯為非義事以累之歟處士能孝而又不仕于張氏叔季之世有若而人可尚也哉可尚也哉

墓誌

王自牧墓誌銘

錢唐有卓行之士曰王君自牧以洪武八年十有二月甲午卒于家年五十有七君凡三娶皆無子養他姓子為子年甫八歲家既素貧其卒也弱妻稚子茫然無所措其友相與鳩財治其喪事將以是月某日奉其柩瘞于錢唐縣南山石屋塢先塋之次既又相與謀曰王君文學行誼不媿古人盍圖其所以不朽者乃使其弟子金晃具狀携其孤曰順孫者拜而請銘順孫即所後八歲兒也子不得辭則叙而銘之君諱謙自牧其字也世

為錢唐人祖諱某父諱某皆潛德弗耀君氣夷貌莊方齠齔若老成人長從鄉先生學先生見其沉潛甚異之曰此子他日必有過人者父母歿服喪以禮歲時思慕哭必盡哀有女兄以篤疾弗嫁自初至終奉之如母無厭倦居必擇交客有弗當其意者來謁相對移時不接一語客亦自引去曰吾不可以溷先生長者其居在闤闠中左右皆華榱麗宇若聯貝錦而君環堵蕭然圖史外衿佩三數人執經授讀而已意泊如也其為文務自

巳出雖一言一字不肯作世俗語用意精切如飲酒之必去糟而取醨食肉之必去皮而取脊蓋勤且勞矣人或議其戾契君曰文以古為名法當然爾素恬淡不樂榮進今天子更化詔求前代遺逸布列庶位有司首以君薦至則授中書刑部主事尋有旨在廷儒臣有不堪事者聽免去君顧所居官曰此豈吾所堪耶即日上章引退既免歸鄉里愈益不妄交人雖其鄉校童甫縫掖之所聚亦不屑一過他可知巳惟日務記覽以資著述曰

吾不以此顯於今必以此裕於後其自信類如此平生所為文并詩既自類為家集然亦好道家長生久視之說又自號曰壺父著壺父書一卷其說幽深玄遠人莫能曉也君風裁孤峻立志不同於俗可謂卓行之士也已是宜為銘銘曰凡世論士好同棄異士誠有見寧為衆棄歛華就實古人是企匪曰自異乃見之至茍孚於人孰不我媚豈必有子乃克襄事猗嗟若人歿也罔媿

元故處士應君墓誌銘

處士諱闕字君玉姓應氏其先本周封國武之穆有邘晉應韓是也後世子孫遂以國為氏漢魏之間汝南有司隷校尉奉泰山太守劭五官中郎將文學掾瑒父子相繼而顯處士系出汝南唐末有為處州刺史諱世基者遭五季之亂留家弗還後徙越之諸暨卜居其邑槩浦之三山因占籍焉宋咸平中有為工部侍郎者諱奎則處士之十世祖也奎生鎬又為兵部尚書父子二人相繼仕于朝又且有德于其鄉鄉之人至今祠之此則始遷

諸暨而顯者曾大父某大父成之皆隱德弗耀父桂習武舉未釋褐德祐之世從都巡檢使張鎮起兵勤王運去物改無仕進意徙居南安里事生産作業曾祖妣某氏祖妣某氏妣某氏處士性至孝武舉君歿事其母備至先意承顔惟恐不得其懽心宗族鄉黨稱之平居面貌嚴峭及應事接物則煦然春溫人有不善必揄揚善者以媿之里有忿争不得處士一言以為平則不肯息初處士之大父既歿家頗落武舉君以力勤起之至處

士益以裕大德丁未之歲浙東大祲鄉里飢民稍聚為盜則與其兄謀曰歲事如此吾何可獨飽乃出粟賑之使還為民其不從者則捕送于官以是人皆稱為應長者家多蔵書然亦靡弗記覽甞曰人當知本絺辭繪句無益也獨取神農氏以來種藝之説輯而為書名曰農圃須知其言曰衣食足而後知禮義此足以詒吾子孫故其平日縁情指事發為詩歌甚多皆不存稿晩尤嗜静顧舊所居近囂旁近有地曰馮鴇石屏龍窩諸峰環

拱左右林壑尤美乃別加卜築以家事付其子而日從賓友山冠野服徜徉其間以為樂金華黄文獻公仕中朝日還往必過其家嘗從容語處士曰吾觀子材識蕭茂胡為而不仕㕥指諸峰謝曰走山野人也且此諸峯白雲不吾相棄何以仕為更自號曰雲林居士後公謝事而歸得端本堂所書務本二大字適處士所築堂成探囊授之曰以名君堂為宜且用以廣敬處士再拜受而揭之曰是足以明吾志年八十二而卒其生之年則前

至元甲申之正月四日而卒之歲則至正乙巳之九月
十有七日也其配同里孟氏有婦德先處士四年卒初
處士之上世並塟三山至武舉君始塟馮塢處士臨終
語其子曰其以我與爾母之體皃祔塟馮塢先塋之次
其孤遵治命以處士歿之年十二月二十有二日奉處
士與其配之柩合塟焉子男二長曰某先處士卒次曰
誠女一適孟某孫男四曽孫男十於是處士歿十有五
年矣其孤誠踏門持其里人前隰州知州呉從周所為

狀泣而請銘曰惟是先人之材之行所以弗昭于今弗耀于後者不肖孤之罪也惟先生哀而賜之銘余既本其狀叙其世系行實系之以銘銘曰行修于其家誼敷于其鄉而謀足以詒其孫子田廬以逍遥雲山以徜徉又何必慕乎禄仕馮熇之原佳城奠只既固且利以永厥世

耕樂處士墓誌銘

耕樂處士以洪武十年正月二十二日卒其孫公振卜

以其年十有二月十六日塟于其鄉肖山之原而持里人趙拙生所爲行狀謁余請誌其墓且曰公振不幸先人之棄公振也公振纔三歲賴大父教育以克成人罔極之恩蔑知攸報今也大父以高壽終深懼不能奉大事重惟先大父之潛德素行所以積于躬而孚於人者具見于狀惟先生畀之銘使吾大父雖没猶存則先生之賜也苟如所請則不肖孤所以奉大事者庶幾一得而亦可以慰吾先人於地下焉予以其言之足矜也乃

按狀而為之序序曰處士姓許氏諱文泰字泰之世居錢唐之靈芝鄉處士本唐忠臣睢陽刺史遠之裔譜牒散軼莫能考其傳序曾祖諱闇祖諱大有考諱永茂母全氏幼精敏不類鄉里兒其母賢而知教曰此兒佳然不可不令讀書讀書則知古今識道理可以守身持家乃遣入城府從明師學久之頗通經書大義一日告其母曰古人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吾固農家者流久親方冊而不事畎畝恐隳家業其母從之乃歸治農事雖

詻手塗足不自厭苦稍暇讀書益力其母喜曰兒必昌吾家第吾居隘且土田薄不足以發旁近官塘褚壩之間稍饒沃當徙居之既徙處士愈益治農暇且讀書如初居數歲家日以裕俄喪亂作寇盜日肆焚掠處士挈家避去又連喪其丈夫子顛沛流離惟務教育其孫其孫即公振也王師既平浙歸理舊田廬向之華堂邃宇腴區奥壤莽然皆蒿萊瓦礫日夜墾闢締構斲以復其初會朝廷有令俾編户民粮多者督粮少者入官號曰

糧長時處士有目眚迺以屬之公振旦暮告戒公振曰
國家以糧事屬之吾民責匪輕也惟公勤乃克有濟否
則不免譴訶言甚懇切公振承命惟謹其治糧事細民
德之上官稱焉皆處士之訓也屬歲大祲嘆曰吾鄉細
民素無蓄積吾力又不足以振之勢必至於流亡流亡
則土地荒蕪後此糧將安出遂以積憂成疾而歿於是
處士年八十有四矣上遡其生之歲月則元至元三十
一年甲午十二月十日也娶丁氏繼金氏鄭氏皆先處

士卒子男三人長曰昂嘗學明經舉進士次曰昇曰暉昂娶郎氏昇娶鄔氏暉未娶皆先處士卒女三人長適郎駉次適閭思忠次適馬銘孫男一人公振也曾孫男一人曾孫女二人皆幼處士與人言未嘗陽諾而陰違見人之急推財救之無吝色親戚隣里或以非義致爭奮然以義折之無不服者人固曰彼讀書其言當然雅好交結湖海名勝前進士如會稽楊維禎廉夫吳興宇文公諒子貞柳洲陸景隆德暘玄儒如張貞居杜丹丘

名僧如俊用章渭清遠皆與之交苟一臨之欵洽連日夜劇談賦詩以為樂其為學不止於儒凡道書釋典醫方星術以至㞐初稗官之説莫不記覽具究極其底藴博閎之家或自以為不能過其學一見于詩其詩亡慮數百首辭高而趣遠多名勝倡和之什號耕樂軒稿翰苑名流為之論著甚備初處士盛壯時當路有知之者力挽之仕謝曰家本農也且生長田里以耕為樂無他慕也因自號曰耕樂處士人亦以是稱之云嗟乎井田

之制行天下無二民也士農一爾彼大司徒以鄉三物為教而賓興之者即此民也非出於井民之外也自夫秦廢其制而天下之民乃始有二農以力田為裕生之本而或誚士士以讀書為佐治之具而或鄙農於是先王化民成俗之意不可得而復見矣今處士生於千數百載之下若欲合所謂士農而一之者斯不亦可尚也哉迺為之銘銘曰繇周以降士農異軌詎意叔世有處士氏曰耕與學並事厥事即野就史君子之跂荀山之

陽其原若砥雖曰無子有孫克嗣卜藏於斯既固且利一鄉之表衆人是視

崔母趙夫人墓誌銘

錢唐崔晟之母曰趙夫人諱淑端是為宋宗室秀安僖王之肖元累贈集賢大學士榮禄大夫柱國魏國公諱與訔之曾孫女翰林學士承旨贈榮禄大夫江浙行省平章政事魏國公諱孟頫謚文敏之孫女奉議大夫同知湖州路總管府事諱雍之女而處士諱復之妻諱讝

遠之冢婦諱晉之孫婦也崔氏世有雅德文敏公與處士之大父敦世契之好每自吳興里第抵錢唐必舍崔氏當夫人與處士在妊時公與處士之大父約曰使崔氏而女趙氏而男也以婦吾家趙氏而女崔氏而男也以婦崔氏庶吾二姓之好有永弗替已而夫人生實延祐五年戊午十月乙卯也後二十四日為十有一月丁丑而處士生文敏公薨夫人稍長崔氏以成言來請婚奉議公遵遺命遂以夫人歸焉夫人既歸崔氏事舅姑

無違禮處妯娌間未嘗有忤色御僮婢有恩意宗族以為賢冠自姑蘇陷錢唐之歲處士遇害夫人褫去簪珥鮮麗之飾撫其遺孤慟曰不此御矣未幾冠兵又至比隣皆挈家貲以避夫人獨奉其舅姑與夫之神主遺像以出家貲不暇顧也夫人性貞慧在父母家女紅之暇喜觀書史遇有涉於女事者輙記注以自箴故其為婦為母克盡其道洪武六年癸丑十月十又四日以疾卒于正寢享年五十有六距處士死之歲則十又八年矣

孀居如一日子男二長真孫早亡次即晟也娶龔氏女三永貞適劉泳永静適陸文慶永寧適沈琭處士之死也晟尚幼夫人塟之於錢唐縣履泰鄉積慶山先塋之次夫人之歿也晟以歿之月乙未奉柩祔焉晟襄事之五年狀夫人之世系性行泣而請銘處士有學行善繪事晟亦清慎工篆隷稱其家兒也銘曰蘭之生于深谷也色澤而氣芬玉之韞于深匱也理密而質温懿哉夫人出於華胄歸于德門婦職既修毋道彌敦從夫之兆

以利後昆

始豐稿卷六

始豐稿卷七

明 徐一夔 撰

雜述

辨錢塘鐵箭

按舊臨安志郡人相傳吳越王鏐用強弩射潮箭所止處立鐵幢識之又云錢氏子孫言築塘時高下置鐵幢三以為水則在今利津橋北者其一也舊名其地為鐵

幢浦幢制首圓如杵徑七八寸許出土約三尺餘其趾入土不知幾許故老又云初置幢時塘猶未成慮潮盪幢用鐵輪護幢趾而以鐵絙貫幢榦且引絙維於塘上下之石楗然後實土築塘故幢首出土云此説是也宋淳祐間趙安撫與𥞊買民地作亭覆幢今亭夷為民居獨存窪池而鐵幢之首蔪然出窪池可驗幢本有三故老云一在舊便門街東南小巷今其巷尚名曰鐵箭一在舊鷹橋門外皆堙塞於民居僅存其在利津橋者又

為民居所蔽若不表識久亦堙塞此實幢也近世有賦鐵箭者遂指此幢為箭認幢首為鏃首不思方射潮時箭已逐潮去矣箭惡能存且謬雖英雄其所發箭亦不過致一時之精誠未必異於常箭不攷而妄作如此可笑又謂其首出土面可撼而不可拔以為神異此尤不察其下有關鍵故也至惑於夷堅志之說謂此矢拔則龜目紅其言尤謬今恐以訛傳訛故力辨之

述德

夫所謂世其家者非特爵禄之謂也葢亦論其德焉錢塘郡城之東有世為小兒醫者曰范氏自其先防禦使從高宗南渡用是濟人其後傳其業者弗替至今思明而益昌然求其故要皆以仁厚存心信誼接物故能永其世今年春吾黨有岳東伯者其子患瘡疹頗危吾往問之岳君作而言曰微思明吾兒弗瘳矣方兒被患天且淫雨致思明療之輙苦雨思明不以雨辭至則衣帽霑濕無難色兒頼其醫而愈微思明吾兒弗瘳矣余聞

而嘆曰嘻子之德於思明猶吾之德其先伯子思賢氏也前二十年時余有子方晬俄有病弗能乳哺吾家去思賢十里許晨起走告之思賢氏曰子第先往日加午刻吾來視之既返大雨如注將午平地流潦盈尺吾已必其不來既而思賢戴雨笠被毳褐跨欵段馬踵門索兒視予抱兒前視之曰無傷也授以匕劑曰服是當愈吾兒今已長大而思賢墓有宿草恒念之不置如子所云何其季之似其兄也世德之傳厥有自哉大凡父母

愛子之心無所不至而況於有疾方其憂時享之以膏粱弗為美也被之以文繡弗為華也處之以華宮麗室弗為安也誠得良醫一來視之其喜蓋愈於享膏粱被文繡而處華宮麗室也醫者而能心人父母之心使之易憂為喜猶孺子入井而往救之也彼陽慶者以富給故不為人醫亦獨何哉此余論范氏之世所以謂其以仁厚存心信誼接物也會岳君徵言以報故為述其世德之懿以授之

弼刑

杭人有徐其姓而號靜隱處士者素以瘍醫為業且善療笞杖傷有被笞杖傷者輙趨處士請療療輙愈其術用藥為齏揉為膏以傅于其傷被傷者云藥力所及快若神仙家所謂玄霜紺雪者或曰人而受笞杖傷蓋得罪於王法者也使含苦茹毒呻吟日夜可也今而療之易呻吟為恍豫法斯蠹矣其術雖奇王法不與也余解之曰罪有重輕笞杖之設蓋以待夫過誤者也法家欲

使過誤者立於無過之地是以有笞杖之刑以耻辱之使知自創艾非棄之也漢室腐刑且下蠶室懼風厲殺人矧過誤乎然則處士之術有弼刑之功矣奚不興也吾既解或人且嘉處士得擇術之道筆其説授之

贊

朱娥祠贊有序

上虞有二孝女其一爲曹娥其一爲朱娥而皆有祠曹祠在虞江之濆朱祠距縣若干步朱娥者朱回女也幼

鞫于祖母隣有朱顏者欲害其祖母娥方十歳號呼奮前抵顏且手縋其所執刃祖母卒賴以脫顏恚甚剚娥十數遂斷其吭以死時宋治平三年三月也事聞賜其家粟帛鄉人祠之政和中縣令席彦稷新其祠新定江公亮為之記元季兵燹曹祠幸存朱祠竟燬邑人請于縣仍作之以敦孝道且謂余曰曹娥事具漢書且其祠所樹碑所稱絶妙好辭者是也故其事顯朱娥雖見宋史然閲史者知之餘人或未能盡知也願有述以告于

人人余乃贊之以辭辭曰孌彼孝娥其氏為朱雖女其躬而志則夫寔有讎家害其大母娥方十齡奮力捍禦讎縮其刄母賴以亡移刄加之則以身當娥也匪夫又稚且弱天性萌生不少顧却彼有見難避而去之視娥之為則何人斯虞姚之墟俗稱淳美前有曹旴有女孔似曹祠翼翼在江之漬獨娥之祠墢而弗存忠臣孝子事于人紀凡百官臣請加之意

譚氏家乘贊

長沙譚濟翁譜其先世傳序之次并録其功行之列於史傳見於銘誌序跋者萃而為書題曰譚氏家乘濟翁徼余言余嘉其得崇本之義乃為之賛賛曰維譚之始分地于周秉璧以朝後于公侯松柏之下其草不植地偪于齊卒併其國其後子孫散處四方至漢有閎尹于大邦自尹以降弗顯伊晦中間作者不泯如帶追宗中葉始有聞人是為世績官至端明端明剛正一時罕及讜言直氣秋霜烈日名昭信史至今有光垂休委祉八

世其昌有孫曰濟起自行伍遂戴武弁為軍鎮撫維此鎮撫既武且文聿念世德家乘攸敦昭穆之懿功行之實悉載此書罔有遺軼尊尊親親人之大倫一或違之乃獸乃禽有美鎮撫知所當務著為此書永錫胤祚

潘驛丞小像贊

儀觀魁偉語言條達翱翔賔客之館從容紹介之列始而見之謂是九卿之亞徐而問之乃在百寮之末夫其辭尊而居卑斂華而就寔抑豈不謂之俊哲也耶

記

白沙親舍圖記

清江張易貞由郡諸生高等貢于太學尋從事樞省傳命四方如古所謂行人之職其來浙也以白沙親舍之圖請記易貞指謂余曰白沙在清江之封内其地重岡疊嶂深欝而秀抜者白沙之山也清溪曲澗繚繞數十里波紋粼粼石齒磊磊者白沙之溪也水竹幽茂麻麥蓊欝室屋参差煙火相望者吾親之所居也吾誠不敏

忝以諸生備國家使令之役二親年登期頤幸皆康健
謀欲謁告奉巵酒為壽莫之能遂白沙之舍恒往來于
懷爰圖其彷彿而時觀之庶幾如親造焉區區之心以
為非有文辭以發之亦不足以慰是願假寵于執事者
吾嘗讀魏國風而知易貞之心矣魏人之詩曰陟彼岵
兮瞻望父兮又曰陟彼屺兮瞻望母兮蓋孝子行役不
忘其親往往陟岵陟屺以望其父母之所在類如此不
獨易貞也蓋孝子之心人皆有之古今罔間也賢否弗

殊也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非勉强也良心之發自不能不然爾是宜易貞締玩此圖而不忍舍也雖然吾有一得請為易貞言之孝子之職莫大乎養志古之人有子在京師其志樂者子在親側其志不樂者苟徒以晨昏之問飲食衣服之奉為孝而立身揚名之事缺焉亦恐非父母之心也易貞以為何如漢王尊過九折坂叱御而前無難色曰吾為忠臣為人子者其可不知出此哉易貞作圖之意其視王尊之

過坂情之輕重緩急何如也吾聞易貞方具慶今天子向用儒術尤注意于羣彦歴試而後用易貞以鼎盛之年益務鞠躬盡瘁以答上意華資峻級實自兹始他日養以五鼎顧不美歟語有之國爾忘家此之謂也易貞其勉焉

貞母阡記

貞母阡者昂上人之母禹氏所葬處也阡在崇德縣之石門鎮初江浙丞相樕苗獠攻姑蘇時禹氏從其夫吳避地石門苗獠前隊至禹氏亟登舟出避苗獠望見禹

氏有姿色策馬叱使勿避禹氏遂躍入水死其夫倉卒
瘞之鎮側攜其孤去適越其孤即上人也未幾其夫亦
歿于越之兵間時上人年纔十三四含哀茹毒槖瘞其
父于客土無所依歸走金華山中為浮屠氏兵事方殷
恒虞石門之墓或毀天兵既平浙西遂渡浙省焉至石
門行泣訪墓所在四顧草莽莫知瘞處有語之者曰得
非物色吳節婦所瘞處耶曰此是此是上人將治墓會
國家已取元且詔儒臣纂修元史上人曰治墓且可緩

不宜使吾母懿節乾没遂走京師以其母死事告于太史氏史氏曰此正史家所當書者其母死事遂得列傳一時秉史筆者多其父友咸為文辭送之大率皆美上人為浮屠而不失儒者之行也乃還石門治墓剪荆棘培土壤樹松柏以固兆域既竣事將去墓而還事其浮屠師乃具湯茗以召里之長者且告之曰吾母不幸而死于此又託體竁于此經涉喪亂而墓幸無恙里長者之賜也今粗修治而不肖孤託迹沙門力不能遷瘞又

將去此願長者終惠之長者曰昂師孝浮屠也吾黨宜謀所以護之使不知者不至踐且伐也乃本其母之行表之曰貞母阡云嗚呼人之心至不易感也惟以孝弟之事告人則雖悍夫勁卒未有不動者此無他孝弟之心人皆有之故易以感之爾上人以護墓之事請于其里之長者其里之長者相與謀所以護之而嶄然石表立于荒丘野水之濱斯誠義舉矣嗚呼里名勝母曾子回車而母奮死之烈有如皦日過玆阡者固將悚然而

敬寧有踐且伐者哉使有踐且伐者是無人心者也嗚呼世寧有無人心者哉或曰為上人計返其初服不去先墓乃為合道雖然曰親曰師均有恩義在焉上人必有以處之矣余特矜上人之志且嘉彼人崇孝之有其道乃為之記

聽鶴軒記

越城之陰有山曰小蓬萊仙人道士之所栖息而多畜鶴郡有老儒曰王好問先生其居在山之南僅二百許

步先生恒夜坐鶴數聲自小蓬萊山上飛鳴而過傾耳聽之移刻若甚戀嫪焉者間自署其所坐軒曰聽鶴先生方以詩經授後進從之者甚衆弟子顧其所自署相與言曰吾師殆厭溷濁而欲憑虛御風逍遥游也耶不然何屬意乎神仙之騏驥也先生聞之笑而不答一夕雨新霽天宇無纖雲色玄以黝孤月行太虛中如一丸壁露瀼瀼下氣寒欲霜而向之飛且鳴者成羣而出齊引圓吭流音高亮上徹霄漢時弟子之從先生者咸侍

坐至夜分不寐先生曰嘻子來前天地之間流動充滿誠而已矣彼其流音高亮上徹霄漢者非誠之不可掩如是耶鶴鳴之詩曰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此之謂也爾其省之弟子相顧自訟曰吾儕小子惡知先生其弟子以告余余曰嗟乎先生之所見固有異於人哉雖然詩又有之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此大雅詩人以興文王作人之事其意不過以鳶之飛魚之躍起興耳至子思子引以明君子之道則其飛其躍有至理存焉不徒以

物視也先生有得於鶴鳴之詩蓋亦此類是故道在天地間無物不有顧所見何如耳惟夫究觀道妙游心萬物之表者然後知之先生耳屬于鶴而悟夫實理之流動充淵于天地之間者如此其見趣超卓豈衆人所能窺哉會其弟子亦數請為先生著記因推本其聽鶴之意而為之言他日過越而一息于其軒望小蓬萊而歌鳴臯之曲試招彼飛且鳴者從先生諗焉

靜學齋記

羅生存敬從吾受學降登揖拜于授經之堂者六年意態閒暇不見其有疾言遽色與同門處方衆說譊譊生對卷緩視徵誦若無聞者及扣其疑應荅皆有條理攷其所業遣辭析理亦粲然可觀余頗愛之曰生静者也其學必底於成既而生亦自喜曰先生知我遂名其誦習之室曰静學嘗請余為之説余固未暇久之請益固乃告之曰古之人無地而不學而静之功為大静則係乎心是故跡交乎輿馬之區吾不以是而忘學身膏乎

寶貨之窟吾不以是而忘學目眩乎五色耳瞶乎五音之塲吾亦不以是而忘學善學者不以境易其心以境易其心者不足與言學世固有人厭處喧競去之深山窮谷仰視雲嵐俯聆風籟諷詠六藝蒐獵百氏蓋自以為得其地矣而不知心之為物至難縶也或馳于外如大軍之游騎遠去而不知返故雖口誦其辭而心不知其義胡能有成哉聖人之學心學也其形於言者有性命道德之藴焉有禮樂刑政之具焉有脩身齊家治國

平天下之用焉其言與行宏深莫非聖人心術之微之所寓也今之學者欲以心求心非静無以為用力之地蓋心存則静不存則躁静則城府猶山林也不静則山林亦城府矣不可不知也昔之言静者以陶元亮與諸葛孔明並稱或者疑之曰淵明為百里宰且不屑棄去固静者也諸葛武侯身都將相内撫百姓外治軍旅日不暇給夫豈静者哉不然綸巾羽扇折衝樽俎之間與採菊籬下悠然見山者同一趣向未始不静也故其教

子之言曰學須靜也非靜無以成學以此言之孔明之學蓋成於靜也以余而觀於生之爲學若能靜矣去此而升於胄監胄監衿珮之所會也又進而升於朝廷朝廷冠蓋之所集也生趨蹌其間揖其光華之盛使吾之靈且明者常若鑑之無垢然後可以謂之無地而不學孔明是也雖然靜之義所該者廣吾與生論學姑就生所居之地論之非其至者若夫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一動一靜互爲其根爲萬化之根柢則靜也者太極

之體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人道之所存一動一靜相為體用則靜也者無欲之天也學而至於無欲聖人之能事學問之極功也嗚呼靜之一言聖人之意蓋欲學者即人道以求天道其旨微矣生之學不已而至於成尚當與論其至者

夕佳樓記

夕佳樓在杭之南山演福教寺寺有明靜塔院蓋佛海大師之徒窆其師爪髮之所院有東西二樓夕佳蓋西

樓也其地右瞰澄湖左挹高峯二麥嶺在其前每日輪西下餘光返照徘徊於林岫之間煙霏霞氣乍濃乍澹五色相鮮雖精繪事者不能貌是所謂夕佳者也昔在至正中佛海之大弟子海慧法師繼公以碩德重望唱道大方而歸遂居茲樓與黃文獻公溍張外史雨為方外友二老即至海慧輙相携登樓覽觀景物鬻茶賦詩久之而去其後歐陽文公玄持節過杭亦造茲樓訪海慧見景物如前所云為書夕佳二字而夕佳之名始著

洪武初元今具庵法師玘公來主演福時寺已燬惟夕佳獨存其徒請曰吾師爲佛海之孫海慧之嗣寓席兹樓以淑吾徒爲宜法師從其請方袍之士來傳天台之學者踵至余甞過之法師肅余至樓上見山中景物固不殊昔而摩撫前人之遺墨而想其風流來往之迹不可復得蓋甞爲之賦之而感慨係之矣居無幾何今天子大建法會于蔣山召起江南高僧説法示衆法師被召敷揚教典三晝夜竣事而還仍寓夕佳十年冬上以

天下之為浮屠者多昧佛理將註釋心經金剛般若楞伽三經使習之時李瀢汾公主天界之席以法師薦遣使即夕佳起法師赴闕上問三經大意奏對稱旨詔與汾公共領註釋之事閱七月書成進經御覽奬諭諄至遂命刊行上初留法師咨問法要既又不欲違其山林之志召至便殿賜饌有旨命還山尋敕有司給舟且出内庫鈔十五貫為道里費送至山中一時林岫改觀山童谷叟莫不指為寵光所及其徒以法師光膺帝眷恢

宏佛祖之道召命荐至皆起自夕佳斯亦兹樓之有遇也不可無述以示將來有如上人者謁余具道所以請著樓記余也汩没世俗莫知所以記間者入山嘗從法師問佛法大意法師以謂吾宗大旨期於去昏即明去散即静故脩證之法指日為觀送想於落日之表所以臻實際也吾嘗念法師之所以語我者則所謂夕佳之旨其在兹乎以此觀之法師殆將盡空世相不有其有若夫兹樓之遇與否夫豈其志之所存而吾世諦文字

亦何足以涵之也雖然上人之意不可以虛辱也乃為之記

永思齋記

襄陵靳君孟文之免於先集賢府君之喪也調浙江布政司經歷既上官用永思二字顏其宴居之室或者疑之君曰吾不忘吾親也請余記之余惟孝子跬步而不敢忘孝故子之於親苟遠去左右無地而不思矧已歿乎古者親之終也既葬而為室使魂有所依猶愳其散

也祭而虞之者三而後安之于廟于寢所以存其思也後世畧於廟寢之禮而或致崇於遺䰟所藏之地作為墓廬以備時饗雖曰禮無墓祭然即遺䰟所藏之地以存其思亦未為不合於禮若夫齋居之設所以凝神而定志之所也學有未至政有未達於是乎思之乃若萃其哀誠于此無乃非其地乎而靳君之言曰凡人得禄以逮親為榮禄不逮親徒藉仕宦之力肥甘吾口輕暖吾體吾能安乎仲由氏之所以起風樹之悲者蓋如此

故吾每退自公處茲不腆之室幽迥寥闃精神之所孚念慮之所及而凡吾親平日居處飲食笑語嗜樂一動一靜一語一默恍然如在吾目方是時吾方寸間如火然而烟鬱何暇擇地哉抑余聞之記禮者云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飲食思其笑語思其所嗜思其所樂蓋於祭之日而致其思也而靳君之致其思不獨於祭之日而尤篤於平居無事之時靳君非純孝人哉雖然忠孝無二道古云求忠臣必於孝子之家謂能移孝爲忠也

蘄君宦轍伊始揚芳邁偉鳴玉廟朝揚鑣郡國其進未易量也移孝為忠顧不於茲見之乎請以是為永思齋記

養素堂記

奉化江君濬遠卜居鄞東門月湖之上而顔其楹間曰養素請余記之曰吾姑以見吾出處焉爾始吾少時有志四方去之通都大邑翺翔公卿大夫之間明目張膽開口言事是非黑白了無忌諱務當成敗得失而後已

此一時也人不以我為狂反以我為是年近强仕朝廷授之以官從方岳大臣上下其議論以究事功吾以天下無不可為之事鞠躬盡瘁允可以尊主而庇民者苟知之無不為苟為之無不果此一時也然亦頗自期許而人之不我鄙者亦從而期許之今老矣遭值運去物改國家方稡材興治惟少年之為用而吾聰明日耗强健日衰非復曩時人矣何敢以區區遶世之見與英俊爭雄長此一時也故寧偃息于山林之下浮游于江海

之間悠悠然與造物者游順其所至而止爾嗟乎君子之出處非索隱行怪之為賢也惟不慼于素之為賢而不慼于素大要在乎充養有道充養不以其道勢必思出其位斯慼于素矣江君自幼至壯自壯至老或出或處皆立於無慼之地非善充養者歟是故少也非肆氣足以自奮故不餒壯也非矜材足以有為故不惑老也非怯智足以自全故不吝嘗論江君出處之畧其猶木歟夫木春敷其榮夏茂其蔭而秋落其實也江君似之

易之履曰素履往無咎君子之履而以其素往斯無咎矣江君其知易者歟於是江君斂衽謝曰子將進我於道非所敢及也請筆以為記

鄉賢祠記

學校之祠先賢猶古者有道有德之士生而教焉歿則祭于瞽宗之遺意古之學者必有師故士初入學必釋菜于先師自唐開元中以孔子為先聖顔子為先師通祀天下固無得閒如從祀孔子弟子親聞孔子之道其

得列於從祀固冝彼漢魏諸儒其學未純乎孔子之道者自當祠之於其鄉爲其鄉之先師以準古者釋奠必有合之意然則學校之祠先賢禮之所不容廢者也杭學舊有祠在孔子廟西偏鄉之先賢得祠者自漢嚴先生而下凡十有六人一夔來領教事月旦望從訓導諸生詣殿廷行釋菜禮降詣祠伏謁退而攷之前志詢之耆舊得冝祠而弗祠者六人當祠而未祠者九人通三十有二人準式爲室本其時世之先後列其姓氏爵號

合而祠之以補學校之未備嗟乎聰明拔類之才世固不乏也習熟見聞不有前修往哲為之表率卒亦墮於没没無聞而止若夫鄉之先賢有以德行稱者有以風節聞者有以文學著者有以事功顯者然皆我之師也古人論友必曰尚友古之人此之謂也夫所謂古之人者雖皆聖賢之徒然或生于中國或生于東夷或生于西夷漠然隔宇宙而不相及詎若一鄉之賢里閈相接封畛相連而其人之德行風節文學事功遺風餘烈洽

於所見所聞所傳聞者至親且切有不待旁求遠訪而後知也鄉之俊彥歲時降登出入于諸賢之庭仰瞻列室曰有德行者為某有風節者為某有文學者為某有事功者為某使吾生而與諸賢之居不相邇也則亦委諸無聞而止今幸而密邇諸賢之居而不諸賢是慕顧乃委其有為之身與草木同腐獨弗媿哉今而後人才輩出接武先賢良由兹祠風勵之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祠之設有焉祠舊無記訓導何敬徐孝思高讓

僉謂宜有記余既著建祠之意而郡人李思中請刻之石因并疏諸賢名字邑里于下方俾併刻之庶來者有所攷云

雲門山房記

雲門山房者曹君伯起本其故鄉之山以名其僑居之書室也山在青州南門外與牛山相望牛山者昔齊景公之所嘗登以起無窮之悲者也雲門深欝峭拔綿亘百數十里崇丘邃谷可樵可藝居人多曹姓相傳以為

齊相國參入相别子留齊遂家焉伯起之先世居青州之南門自其大父當元至元中以材武從官大江之西至伯起三世矣今上初天下大定詔郡縣定版籍伯起占籍南昌間獨自念家本齊也而今籍楚太公之封于齊也五世猶反塟于周不忘本也今不有以自見而直自同於楚産夫豈人之心哉乃以雲門山名其書室示不忘也嗚呼天之生材所以為世用也誠爲世用宦轍所至東西南北不一其處是固然也柰何中世以降士

大夫以官爲家加之代有禪續即土爲著於是故鄉曰
盆以遠仁人孝子寧弗惕然于中乎夫所謂故鄉云者
祖宗墳墓之所在而吾身所自出之地也水之流也源
斯達焉木之茂也本斯發焉人而忘其所自出之地是
猶言水木而不知有本原也今伯起取其故鄉之山以
名其書室其知本者哉伯起而克存此心雖在南昌凡
所見嶄然而高欝然而秀者無非雲門也昔周元公道
州人也其地有溪曰濂後倅南康卜築匡廬之下有溪

流清徹紺寒與鄉里之溪類亦以濂名之而人不以為非然則伯起之所以自見其亦有合於大賢君子之意已乎伯起多學而有文其調官于浙也請余述其所以自見之意嗚呼觀其所以自見可以知其為人矣

月軒記

月軒者永平張君仲華見月而思親之軒也軒無常所蓋張君游宦四方未遑裏事苟見月輒悵然以思於凡寓館月所臨處即用以名之云張君之為縣於杭之海

寧也過余道其所以而請余記夫惟月者衆隂之宗清質皓彩洞徹上下水澄而雪瑩凡人食君之禄守一官效一職而為國宣力辰而出酉而歸神昏而氣憊仰見明月在太虛中此身洒然不啻如游廣寒之府斯誠一快寧能弗具一觴共此明月追一餉之歡乎然而人事不齊有如張君之所遇則又有舉觴而不能飲者已張君世居永平少之時甞入成均從搢紳先生游為辭章經藝有聲時王公貴人有出鎮遼海者辟掌符節于其

府以年勞受一命之秩出佐方州及歸國朝又以材選得大官大邑有民人社稷之寄張君方嚮用於時而其先府君之喪越在淺土未遑反塟是以日夜疚心此見月所以不為歡而為戚故雖舉觴誠有不能飲反有如狄懷英之見雲者焉昔者狄公之調并州法曹也毋留河陽過上太行反顧見白雲孤飛顧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雲移乃能去其親雖有存没之殊而其觸物而思則同也雖然雲也者易散之物也彼其思也有時而已

惟月自生魄而至死魄未始不見也一歲之內無不見之月則一月之內皆思親之時然則張君其純孝已乎海寧為縣於今為劇而張君之為之也日無留事至於教化之地如孔子廟學之類尤不敢以為緩而數數然加之意世言孝於親者必忠於國其信矣夫他日張君所就不媿前人吾知言思親者不獨指望雲為故事有指見月者矣勉哉張君古今人豈果不相及哉

重建寶石山崇壽院記

杭之西湖其上有山自天竺支分而來傍湖行四五里許至于東北隅而止而其氣勢磅礴縮而不去則拔地而上若驤龍引首以拏青雲其巔又有浮石大徑數百圍號落星石吳越錢氏有國時封山為寶石山歐陽公著吳越世家謂錢氏亦嘗號年見於封落星石制書者此也錢氏之臣有吳廷爽者視佛茲山遂往東陽請善導和尚舍利建浮圖九級附以僧坊畧具塔寺之體人稱為寶塔院宋開寶初始賜額曰崇壽咸平中僧永保

有目眚誓修寳塔以還光明化縁城府十閲寒暑市人咸以師叔稱之塔既完人因呼為保叔塔大抵茲山以塔益勝故皆稱塔而不稱寺紹興末塔復就摧有洪濟師重脩完之延祐中欝攸為菑塔寺併毁時方全盛人皆樂於施予院僧法周可復大加興脩相輪嶄絶上摩霄漢星鐙露鐸輝聮嚮接飛樓湧殿架巖溢壑氣色青紅佛菩薩天人之像設珠纓寳鬘前後布護異香浄供晝夜燃列儼如天宫俯視下界湖光一碧朱簾畫舫歌鼓

往來其外民廬櫛比紅樓翠閣參差掩映畢獻于眉睫之下至者忘返至正末兵燹大作塔與寺又毀有大善知識曰慧炬師顧瞻咨嗟嘆曰吾何可以墜吾祖師之勝果也乃發宏願廣募檀那圖復舊觀而兵事方殷人不自給或者難之師曰吾佛以善縁化人顧豈以時沮也不懈益堅而師夙修苦行人咸信向以財施者不募而集於是其同袍似孫慧淵相與經畫文昶可祥可達善開廣能崇正等則協力以濟乃裒所施具凡木石磚

瓦塗塈之屬先建寶塔殺二級為七其址加廣次作佛殿作東西廊作上下山門以及西方三聖殿尊事之像嚴奉之具甫見如式而師化去至於尊祖有室飯僧有堂憩客有寮以及經鍾之樓庖湢之舍則其同袍成之異時南北兩山名藍巨剎金碧相暎號稱佛國今皆化為刼灰兹山雖占奇麗較其規模固不能與彼埒也一旦覩兹殊勝如舊顧不偉歟慧滿以師之願力不可堙也具始末請記然余聞之佛既滅度凡求佛者類以莊嚴

為佛事然不能無成壞而成則為住壞則為空夫謂成為住謂壞為空此世間相也而其相無常既成而壞既壞而成如寶石山之塔寺蓋亦存乎其人吾聞炬師在世行孚於人識與不識咸以菩薩稱之故內翰黄文獻公溍甞讃嘆曰彼何修何證而得此於人則其成此也弗難矣雖然此固有為法也而無成無壞必有所謂無為者在吾登寶石而欲解其所以然蓋有不可以思議得者姑叙其槩使刻諸石炬師字照菴錢塘人

千佛山廣嚴寺記

千佛山在吾天台西五十里層巒疊嶂森欝秀拔與赤城玉霄華項諸峯角勝世言天台多靈僧古佛示現茲山殆一徵也山之巔舊有寺曰長隴唐光啓中吾遠祖有諱凌者念僧徒艱於陟降施石塚嶼地遷之至宋始錫今額其後有僧行紳者又以面勢弗稱仍改作之碑刻墜軼莫能攷其歲月至正初棟宇日就摧圮寺衆金溪清傑翁俊實堂因相視嘆曰勢將壓矣時方多故茲

土又素瘠無大檀那其何以興作且吾法一切有為皆出願力吾徒安可坐視其廢惟節縮日用須久而後濟爾時有得度茲寺而以宿徳重望住持上天竺寺者為慧日法師寺衆以興作告之法師曰吾志也且草疏奬勸於是衆皆戮力先作大殿繼作三門度不能併力而成越三年始作法堂又四年作庫堂又一年作鐘樓又三年作兩廡又五年作西方殿以及庖湢等室而佛菩薩天人之像設未加粧飾者殿堂門廡棟梁節棁之𣚍

素未加繪畫者法師復自杭命工不遠五百里至于山中粧飾繪畫如法於是道場莊嚴具大方之體然最其工則始於六年乙酉至十有九年已亥凡涉十五寒暑而後迄工不其艱哉吾家距寺僅六七里寺舊有異僧號榮羅漢有神通動人遺像尚在又有古鍾一相傳初鑄鍾時鑄輙不就有村嫗至投一錢治中鑄輙成鍾比脱治錢文宛見于鍾唇狀若嵌置號貧婆鍾予兒時嘗侍先人游焉今猶記其彷彿法師既謝主席退老白雲

之鳩念其得度寺建立之難謂不可無述以示久遠授予始末以記予異時行四方過通都大邑見凢禪黌教苑頗訝其穹檐奥宇丹楹刻桷務極閎麗為其徒者以為尊崇象教法當爾也然意其用費之羸必有致貨之術以能有是徐而詢之良由海内殷富家給人足王公貴人巨翁長者以財為施是以化城樓閣成於俄頃不見其難今夫廣嚴之興作當三方用兵之時而諸上首區區事節縮旬積月累以有此建立斯誠難矣或者以

為丹青土木之事不過人天小果有漏之因予則以謂爲佛之教欲一切衆悉願皈依必也覩相而起信則丹青土木之事亦不可少也况廣嚴之衆殫心竭力建立之不易乎因不讓而爲之記

重建智果院記

智果院在錢塘西湖之北葛嶺之上後唐開運元年吳越錢氏所建也宋元祐中蘇文忠公守杭初公在黄州時夢中口占有石泉槐火一時新之句及游智果境與

夢符甚戀嫪焉公與叅寥子有道契遂延住茲院叅寥子者吴僧道潛號也有戒行而以詩名刀席之日集者自公而下凡十有六人分韻賦詩號稱一時盛事今其詩存於家集者尚可想見其流風遺韻錢塘素多巨刹智果實蕞爾寺而名聞四方者地以人勝也至正初予過葛嶺嘗游焉遵迤陂陀而上竹樹茂密晴霏撲體抵于寺門振衣南眺澄湖一碧朱簾畫舫歌鼓相應頃之循左廊而上殆半側出十許步有泉在石罅其色紺寒則

公夢中詩所道者其上有祠公與蔡寥子之肖像在焉返自泉所道左廊欲畫由磴道陞至于法堂有木板厚不盈寸廣四倍之長可三十尺横置几上其膺署曰元祐五年歲在庚午二月辛卯朔二十五日乙卯上梁蓋初作堂時上梁公為誌其歲月貼置棟脊此其手墨也堂已改作後人以公遺墨故庋置之葛嶺去城伊邇王師畧浙之歲城守者慮諸刹或奪於敵則為棲兵之地悉焚之智果併燬洪武初元予至其處則向之所經晝

為瓦礫山昏林翳塵埃眯目昔人之風致不可見矣因竊嘆曰今天下大定名區勝壤那能無好事者復其舊觀時院僧已散去其隣剎之上首相與言曰吾徒以佛之力幸復故栖何忍智果獨廢崇壽有可祥師者從炬菩薩募銅鑄西方三聖像崇鑄既竣又從炬菩薩諸善知識募財造塔建寺其人足任起廢盍亟香往請之祥聞之亦欣然為起首捐衣鉢為之倡而募好施者助其不足中作寶殿塑觀音大士像珠瓔寶鬘莊嚴端好翼

以兩廊繪七難二求三十二應于壁極幻化之態前為三門而執金剛神列于兩傍石泉之上仍為祠堂以奉公與叅寥子至於庖湢等室亦無不具不四三年予再過之變瓦礫之區為金碧之宇舊觀儼然而在執謂起廢之不在人乎世嘗言佛之徒能以其師福田利益之說動人人皆崇附之故其建立視至難如至易至鉅如至細殊不知為佛之徒耐辛苦甘澹泊有所獲不以厚諸已而其願力堅忍又不以外侮而沮故能有所建立

昔揚州浮屠慧禮能以行潔材敏創建十方講院為荆國王文公所稱嗟乎方外之士如欲有所建立苟非行潔而材敏其能有成乎此吾於祥師所以深有羨也祥字雲屋自幼出家于崇壽院嘗從松壑壽上人學天台教觀及太璞玘公住南山演福延居第一座炬菩薩者人本其行稱之即黄文獻公溍所謂何修何證而得此者蓋其法友也

龍山天龍寺記

余聞佛在舍衛國說法度衆一時弟子受持其說者亡慮千數百人凡其宮室之奉食飲器物之需其費葢亦夥矣然皆出於檀那之施予及凡比丘衆乞取以給夫所謂比丘云者猶中國之言乞士也其法以乞有二善其德足以贍衆一也其心降伏無驕矜之氣可以向道二也自凡情言之乞取於人則不免有耻辱之心而佛方賴以濟其大事因緣其意不亦深且逺哉觀今佛氏闡化之地若杭之天龍寺其祖師之建置殆有合於佛

之本意寺在慈雲嶺之陽後据龍山前挹浙江幽夐瀟
洒唐真覺禪師卓錫于此始建道場碑刻墜軼莫從考
其歲月錢武肅王時欲廣禪會乃新茲寺以居鏡清禪
師其後明真機清惠秀皆以名德相繼僧史書之宋大
中祥符三年改寺額為感業以甲乙傳次建炎三年燬
于兵惟木觀音像在紹興十三年建圜壇以凈明寺為
齋宮寺隣凈明歲時侍從齋宿僧徒弗便多散處他處
寺亦日入於廢元延祐間有大道平師族出漁浦嘗往

天目山謁幻住禪師洺扣心要禪師見其有道氣謂曰天龍古刹爾往興之以振祖道師遂抵茲寺禮慶菴吉為師精修苦行夜禪晝誦已則誅鋤草茅畚除瓦礫圖復舊觀久之緇白向風而至時千巖長公居龍華寺嘉師之為命其徒守貴來協贊乃裒衆施以泰定三年遷寺於舊基之東若干步即宋郊祀時侍從齋宿地也高爽夷曠得江山之勝乃首作大殿次作佛閣次作僧堂翼以兩廡蔽以三門以及庫湢圊庖與凡法所宜有者

莫不備具而貴協賛之力居多迄工於至正三年之冬茲寺久廢一旦棟宇嶙峋金碧煥爛四方衲子涉浙而西東者踵至至則如歸莫不頌師重興之功行師乃揭誓楹問曰贍衆之計遵如來遺教惟持鉢化縁以充不置恒産至於住持必選宗門上首徒衆必納諸方學者有違此盟佛天是鑒著為成規師既化去嗣主寺事者守其成規弗替法社之盛如初故吾以謂有合於佛之本意者以此今住山行滿既加塗塈藻繢寺視舊益新

乃集其衆謀曰前人之建置蓋不易矣不有登載何以考見始末遂來請記嗟乎異時南北兩山禪黌教苑相望重樓傑閣穹簷與宇侵雲蔽日珠纓寶鬘名薌異花飄風散霧長夏永日撞鍾擊鼓袍屐雲會莊嚴富貴號稱化城夫何大千界内不免三菑之厄歘焉為墟過者為之慨嘆天龍僻在一隅當兩山盛時取名位者階級所不齒務游覽者心迹所不到較其勢固不能與之埒也今也乃能涉刼以長存其故何哉亦惟師之宏願有

以維持之至於永久爾如佛所說以世間相為非常住必盡空諸有至於無而後已則夫莊嚴富貴為空花為幻泡固不必妄加計較而世俗之見喜成而悲壞有如天龍之殊勝夫寧不為之生歡喜而加讃嘆哉故吾亦樂為述寺所由始并著師之功行以副湍之請且使來者有所考見云

洞霄宫新規記

洞霄宫新定歸一之規既成住山郎某貽書武林城中

請一夔記之其言曰某方外之畸人也以衰邁之年而值艱難之日其得栖息于煙霞之窟而無他虞者郡法友起廢之力也初吾宫建於漢元封間號稱洞天福地宋初始錫額賜田及宋徙都于杭而吾宫地望之隆勢侔玉清醴泉昭應諸宫觀矣涉元六十餘年玄風之盛猶昨日也夫何至正之季兵起三方宫之所入亦厚輸于官未幾兵燹及宫他屋宇盡為一炬獨昊天殿與庫庾僅存當是時吾黨猶守故棲而琅璈之音未息洪武

初元有司驗田以賦吾宫賦役日繁吾黨始弗違寧處竄匿他方者有之浮沉里俗者有之其趨辦于官者則械繫走墟里先是吾宫之衆析為十有八齋異居異食而各以所入自為豐約一日副宫賈君嗣玄慨然與監宫章君某監齋吴君某謀所以起廢之策以謂為今之計其亟合十有八齋之衆使歸于一合其所入以為豐約庶幾可以濟用而宫門有復興之漸不然終廢爾言甚懇切章君吴君僉曰是也遂以其策白於真人孟公某

計公某而都監顧某上座曹某監齋龔某尤力贊之乃
製為疏且大署曰利無私蓄用悉公支有材力者治生
應役志冲澹者修真演教有渝此盟明神鑒之自真人
而下悉皆署名疏尾而揔題曰洞霄宫新定歸一之規
規既定吾黨之士持守惟謹治生應役者勇於自奮不
以為勞修真演教者恬於自守不以為逸今十年于兹
雖琳宫璇宇未復舊觀而公私之用粗給守而弗替宫
門復興之漸可致雖然難於持久者人之心也然安能

保其不變于後故願刻之石以示久遠嗟乎時異世殊事固有宜於昔而不宜於今者有志之士必有變通之術以適其宜夫洞霄以二千餘年之香火一旦委地而賈君能出獨見而與諸上士協謀以十有八齋之衆歸之于一而公私足用非善於變通者歟著為定規以示久遠誠起廢之良圖也其或他有紛更以便已私寧不有媿於前之人哉或曰道家以無為為宗苟涉於有為則非道矣余曰非也老子不云乎道常無為而無不為

道固無不為但無為之之意耳今賈君與諸上士因夫事勢之來而為是變通之術夫豈有意而為之者哉初賈君既合十有八齋之衆為一著而為規欲揭二字以名其規而未有當意者因讀許真君邁傳邁在梁乾化間封歸一真君賈君曰此實真君飛昇之地且歸一二字與今日事情符合用以名規為宜嗟乎真君道成于此亦得于一一也者不二不雜之謂也道至于一斯無為矣洞霄之衆守其成規因末以探本因粗以造精則

道在是矣夫豈徒曰斯名之稱情也哉因并書之為記

立雪齋記

士之卓然有見而不安於凡近者且以盡友一世之士為不足而必尚友古之人翊吾身之所自出有大賢君子為之先而弗之慕者乎夫所謂古之人者固皆聖人之徒也然而精爽不相接也氣澤不相通也不過誦其詩讀其書而已若夫身之所自出有大賢君子為之先焉苟知慕之精神氣澤有相感通之理其感發而興起

也詎不易然乎延平楊伯鎮氏龜山先生文靖公之九世孫也名其讀書之齋曰立雪其志蓋可見已初先生資禀甚高熙寧九年中進士第調汀州司户祭軍不赴聞河南二程夫子唱鳴道學往從之游十年不調官後起知餘杭縣其在程門推廣師説窮探力討務極歸趣同門學者甚衆先生涵蓄深廣號稱髙第一日與游察院酢侍立至夜分不退比出户限雪深尺餘矣其篤志求道蓋如此當是時也先生沉浸理窟心融意會雖餕

之以芻豢不知其為美也被之以狐貉不知其為温也尚何問雪之深與否哉先生遠矣其見於三經義辨四書集註者昭然具在願學之士家傳而人誦猶庶幾乎先生焉夫為先生之子孫精爽固相合也氣澤固相通也使學先生常如先生立雪之時亦何不可企及之有先民有言顏何人哉學之則是而況以子孫而上視祖與父乎然則伯鎮之所以自見者信乎不安於凡近者已嘗試論之先生以正大高明之學上承濂洛其道足

以尊主而庇民方盛壯時顧乃沉於下僚僅足以善百里之地及其老也朝廷以正人起之將倚以為重而國事已去弟惟論建以排邪說正人心生國勢而已終不能大有所為撥亂世反之正學者至今惜之伯鎮年方盛彊生值維新之運國家立賢無方一材一藝靡不登用而伯鎮以先生之學為學而緦緦然想其立雪之意而潛心焉過人遠矣它日所就小之而為天下國家用大之而用天下國家也必矣尚奚云哉吾謹為之記以

侯

暘谷軒記

劉君道明之居在青州壽光之野蓋古斟灌氏之遺墟也其地東近大海每日出暘谷時他土猶在昧昧之中而壽光之野已晃朗矣道明嘗闢一室以觀出日其室東向啟戸牖候日將出輙起櫛盥肅冠帶遙瞻暘谷但見波濤上雲霞玄黙日輪次第從中湧出天海為赭頳視其室則亦瞭然向曙矣君因自省曰吾軒雖小可以

俯溟渤納曦景雖謂之暘谷可也迺名之曰暘谷云君仕杭語予以名軒之槩請記余雖未嘗一造其處据書所稱暘谷則羲仲所居官次在今東表之地非日所出處也而淮南子云日出于暘谷浴于咸池拂於扶桑爲晨明之時其處當在大海之東葢書言羲仲測驗之地而淮南子則舉其大勢而論也且夫日出暘谷其輝光所被縱先於壽光之野意者非一家一人所得而獨有也而君有之而不讓何哉盖嘗觀君之出處而知之君

方妙年時以遠大自許讀書為學以探奥旨決疑去壅而條理昭晰此一時也如太陽升而羣氛解及遇維新之朝以功業自効為國宣力以躋膴仕揚芳邁偉而聲光烜赫此一時也如太陽升而萬象現此皆有得於陽谷出日之象大抵君子取象於物蓋將用以廣其器識夫豈徒為美觀哉吾聞近世有居九江之陽者愛廬山之勝以名其堂或語之曰廬山大物也非若堂所能容其人曰吾取其靜重不遷耳不知其大也君子以為知

言其劉君之謂矣因筆以為記君材識精敏蓋嘗丞嘉興江山二縣為刑部主事有能聲云

礪齋記

檇李戚君秉肅少有氣節不伍鄉里兒其伯氏宦遊浙水東君實侍以往學於程敬叔先生得其為學程法學日益進久之給事鄉校遂為縣文學比調錢塘未淌之三月會外兵至攻錢塘城三面甚急城中人藉草以食析屋以爨君幾不能自存得請于守者循海而歸歸未至

中道又值强獷盡棄其行槖徒跣走沙漠八十里以脫既幸抵家形容憔悴顔色枯槁而其氣屹然不少沮也其家在白紵溪之上僻遠城市水木幽茂有畸人静士之意君甚樂之日攝弊衣冠灌蔬于畦緡魚于淵而戒其妻妾炊脫粟芼藜藿以為供具親戚故舊有不堪其所為者勸之曰方面以脩攘為事以子之才效榮晝于其間富貴可立致也子不為所可為乃自苦若此君謝曰爾姑去非知我者方取古人書究其成敗得失有得

于中輒高歌朗詠以為適無纖毫戚戚意嘗自誦曰士
寧以通塞而二其志哉他日署其齋居曰礪而徵言於
余余識君久比以亂故僑君里中悉君事母至孝嘗為
述其孝事今其遭患而歸復相值於溪上嘆曰嗟乎信
哉君之善自礪也乃為之言曰松柏巨材也在山林之
中風雨震之霜雪摧焉而匠石是取騏驥逸足也垂手
噴沫於壚車之下而駕鑾輅者不棄焉嗚呼物不受挫
則材不成況於人乎匹夫細人少不如意輒詘其所守

以狥於人卒至於債而後已無佗不知自礪故也聞君之風可以少振矣自余而見君之自礪者至矣余尚復奚言荀卿子曰鈍金必待礪而後利然則礪也者磨鈍之具也自強者有取焉余方取以礪已且與君志合故終言之